

華實並貌，風骨遒上

# 金代文學研究

周惠泉◎著

植根於漢文化與北方民族文化交叉點上的金代文學，曾經以質實貞剛的審美風範彪炳於世，對於中國文學北雄南秀、氣象萬千風貌特色的形成厥功甚偉。本書採用「金代文學總體觀照」、「金代作家成就研究」、「金代文人生平考述」、「金代文學批評綜論」四個板塊，對金代文學進行了全方位、多視角的探討，填補了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學術空白。



金代文學研究

文史哲大系 149  
周惠泉著

天津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金代文學研究 / 周惠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2000[民89]

面 ; 公分. -- (文史哲大系 ; 149)

ISBN 957-668-591-5(平裝)

1. 中國文學 - 歷史與批評 - 金(1115-1234)

820.9056

89004354

---

文 史 哲 大 系 ⑭

---

金 代 文 學 研 究

著 作 者 : 周 惠 泉

發 行 者 : 邱 家 敬

出 版 者 : 文 津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地 址 : 臺 北 市 106 建 國 南 路 二 段 294 巷 1 號

E-mail : twenchin@ms16.hinet.net

電 話 : (02)23636464 傳 真 : (02)23635439

郵 政 劃 撥 : 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 記 證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局 版 臺 業 字 第 5820 號

---

初 版 : 2000 年 4 月 一 刷

印 數 : 1000 本

ISBN : 957-668-591-5

新 台 幣 300 元

責 任 編 輯 : 邱 鎮 京

# 金代文學研究 目 錄

## 金代文學總體觀照

金代文學概觀·····	1
金代散文概觀·····	45
金代文集概觀·····	61
一《明秀集》(66)	二《拙軒集》(68)
三《閑閑老人滄水文集》(70)	四《滄南遺老集》(72)
五《莊靖集》(73)	六《元遺山先生全集》(75)
七《二妙集》(77)	八《劉知遠諸宮調》(79)
九《西廂記諸宮調》(80)	十《中州集》(82)
十一《河汾諸老詩集》(84)	十一《全金詩》(85)
十二《金文雅》(86)	十二《金文最》(87)
十三《金詩記事》(88)	十三《元遺山詩集箋注》(89)
十四《全金元詞》(90)	

## 金代作家成就研究

宇文虛中研究·····	92
完顏璘研究·····	110
元好問研究·····	128

## 金代文人生平考述

蔡松年生平考述·····	147
吳激生平考述·····	151
王寂生平考述·····	154

李純甫生平考述	161	
王若虛生平考述	165	
其他文人生平考述	168	
左企弓 (168)	虞仲文 (169)	韓 昉 (170)
張通古 (172)	邢具瞻 (174)	王 繪 (174)
王 競 (175)	杜 佺 (177)	邊元勛 (178)
李之翰 (178)	王仲通 (179)	韓汝嘉 (180)
王 啓 (181)	晁 會 (182)	王遵古 (182)
王 璠 (184)	李獻可 (184)	魏道明 (186)
雷 思 (187)	王 樞 (187)	趙 晦 (188)
蔡 珪 (189)	趙 可 (190)	劉 迎 (191)
黨懷英 (192)	趙秉文 (192)	楊雲翼 (193)
趙 元 (194)		

### 金代文學批評綜論

金人金代文學批評綜論	195
元明金代文學批評綜論	212
清人金代文學批評綜論	228
今人金代文學批評綜論	242

### 國家重點課題舉要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金代文學條目	256
金代文學 (256)	宋金諸宮調 (260)
金代文學理論批評 (262)	王若虛 (264)
蔡松年 (266)	蔡珪 (267)
趙可 (268)	王寂 (268)
劉迎 (269)	黨懷英 (269)
趙秉文 (270)	楊雲翼 (271)

完顏璫 (271)	李純甫 (272)
趙元 (273)	《全金詩》 (273)
《金文最》 (274)	《金文雅》 (275)
《金詩紀事》 (276)	
《中國文學通史·宋代文學史》：金代文學(上)……………277	
一前期文學 (278)	
二中期文學 (289)	
《中國文學通史·宋代文學史》：金代文學(下)……………301	
三後期文學 (301)	
四女真語文學 (313)	
《中國文學通史·宋代文學史》：元好問……………316	
一元好問的生平 (316)	
二元好問的作品 (322)	
三元好問的詩論 (333)	

## 附錄

《近十年金代文學研究概述》(劉達科、鳳梧)……………339
《金代文學研究百所回顧》(胡傳志)……………350
評《金代文學發凡》(宋德金)……………366

## 金代文學概觀

金朝是我國歷史上女真族首領完顏阿骨打(即金太祖完顏旻)于公元 1115 年建立的政權。它在建元收國之初,先後滅亡遼與北宋,進而據有淮水以北的中國廣大地區,與南宋對峙。其幅員則廣于遼,實力則強于宋,雄峙于北半部中國幾一百二十年之久。直到公元 1234 年,才被新興的蒙古所滅。由于金朝所轄地區的北方漢族居民和北方少數民族天秉本多質樸剛健的氣質,因而發為文章往往華實相扶,風骨遒上;加上歷史悠久的中原文化的薰陶和哺育,金代文學便得到長足發展,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帶來了新的因子,增加了新的活力。可是長期以來,由于正統思想以及其他傳統觀念作怪,人們對於這份寶貴的文化遺產很少予以重視,甚至存在着一種用南宋文學來涵蓋金代文學的傾向。這不僅是違背歷史實際的,也是很不公平的。

金代文學,應包括漢語文學和女真語文學,不過現存作品主要是漢語文學。元代脫脫等人所撰《金史》雖然保存了少量女真族的口頭歌謠,如卷六十五所引巫覡之歌和童謠,然而已是漢文譯作。以女真文字創作的文學作品現在則極為少見。正如前人所指出的:每一次由比較野蠻的民族所進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礙了經濟的

發展，摧毀了大批的生產力；但是在長期的征服中，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得不適應征服後存在的比較高的經濟情況；他們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還不得不採用被征服者的語言。當然在女真人接受漢文化的同時，漢文化與女真文化之間也經歷了一個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的過程，從而形成了金代文學質實貞剛、清新自然的獨特風貌，為中華各民族文化優勢互補、異軌同奔的歷史走向增加了合力。女真原是我國東北境內一個比較落後的民族，他們驍勇剽悍，長于騎射，“舊俗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則出隨水草以居，冬則入處其中，遷徙不常”<sup>①</sup>。後來雖然定居下來，“以耕鑿為業”，“種植五穀”，但是農業還處于比較原始的狀態。據《三朝北盟會編》引馬擴《茅齋自叙》：“自過咸州至混同江以北，不種穀黍，所種止稗子，舂米旋炊粳飯”；“自過賓、辰州、東京以北，絕少麥面，每日各以射倒禽獸薦飯”<sup>②</sup>。進入中原以後，女真統治者則十分重視農業生產的發展。太宗天會四年（公元1126年）攻克北宋都城汴京以後，即降詔書，要求“所在長吏，敦勸農功”（《金史》卷三《太宗》）。為了適應中原地區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金政權逐步確立了封建的經濟關係，從社會形態上完成了向封建制的過渡。與此同時，女真族和漢民族也經歷了一個互相融合的過程。一方面，金初女真奴隸主貴族曾經力圖在遼、宋舊地推行女真文化，迫使漢族居民學習女真風俗。直到公元1170年，南宋使臣范成大在金地所見仍為“民亦久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最甚者衣裝之類，其制盡為胡矣。自過淮以北皆然，而京師尤甚”（范成大《攬轡錄》）。另一方面，在與漢族居民的長期相處、共同生活中，女真人則更多地接受了漢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這在太宗完顏晟滅亡北宋以後不久

① 見《金史》卷一《世紀》。

② 見《三朝北盟會編》卷四“政宣上帙四”。



即首先從皇室中反映出來。據《大金國志》記載，熙宗完顏亶“自為童時”，“適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後能賦詩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戲，盡失女真故態矣。視開國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則曰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sup>①</sup>。女真統治者不僅模仿漢制確立了封建的經濟關係和政治制度，而且大力提倡漢族文化。從金熙宗（公元1136—1149年在位）開始，女真族最高統治者往往重視尊孔讀經。世宗（公元1161—1189年在位）時還曾用仿照契丹字和漢字創造的女真文字翻譯漢文經史，以便使“女真人知仁義道德所在”<sup>②</sup>，從而推動了女真族的封建化。特別是章宗（公元1190—1280年在位）“性好儒術，即位數年後，建太學，儒風盛行。學士院選五六人充院官，談經論道，吟哦自適。群臣中有詩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庶幾文物彬彬矣”<sup>③</sup>。為了網羅人才，金廷在天會五年（公元1127年）曾降詔書，提出“宜開貢舉”<sup>④</sup>，從而出現了“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為盛”<sup>⑤</sup>的局面。特別是“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sup>⑥</sup>。影響所及，不僅漢人爭相奔走，而且强悍的女真猛安謀克也開始習辭藝，忘武備，漸染文弱之風。章宗明昌間，女真統治者“欲國人兼知文武，令猛安謀克舉進士，試以策論及射，以定其科甲高下”<sup>⑦</sup>。直至南渡以後，有些世襲猛安謀克的女真人仍然“好文學”，而“作詩多有可稱”（劉祁《歸潛志》卷六）。在與漢族人民的長

① 見《大金國志》卷十二《熙宗孝成皇帝四》。

② 見《金世》卷八《世宗下》。

③ 見《大金國志》卷二十一《章宗皇帝下》。

④ 見《金史》卷三《太宗》。

⑤ 見《金史》卷五十一《選舉一》。

⑥ 見《金史》卷一百二十五《文藝上》。

⑦ 見《金史》卷四十四《兵》。

期相處中，特別是隨着女真人的大批南遷，漢文化以銳不可當之勢在女真族當中迅速傳播，他們很快就學會了被征服民族的語言，使漢語成為女真族的通用語，這樣就為漢語文學的發展鋪平了道路。與之相應的，由于女真文化的南漸，北方民族文化也以清新自然的本色受到中原地區漢族人民不由自主的喜愛，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華文化從多元走向一元的歷史進程。

清代纂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指出：“宋自南渡以後，議論多而事功少，道學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獻，實併入于金。”（《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金代文學出現在祖國的北方，隨着歷史的進程也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雖然由于種種歷史的原因使有金一代文獻大量散佚，但是現存作品仍然為我們認識金代文學提供了相當可觀的材料。

—

金朝以馬上得天下，建元收國之初，統治者忙于滅遼攻宋，不暇偃武修文，因而金初的漢語文學主要是“借才異代”，由來自遼、宋的文人學士在文壇上爭雄競勝。所以清人莊仲方說：“金初無文字也，自太祖得遼人韓昉，而言始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經籍圖書，宋宇文虛中、張斛、蔡松年、高士談輩後先歸之，而文字煥興。”（《〈金文雅〉序》）

由遼入金的重要文人，有韓昉、左企弓、虞仲文、張通古、王樞等人。

韓昉（公元1082—1149年），字公美，燕京宛平人，遼天慶二年（公元1112年）舉進士第一，補右拾遺，轉史館修撰，累遷少府少監，乾文閣待制，加衛尉卿，知制誥；遼亡入金，仕為翰林侍講學士、禮部尚書、參知政事等職。韓昉在遼末金初頗擅文名，但作

品今存者僅有 1958 年在北京西郊百萬莊出土的《丁文嗜墓志銘》等少數篇章，而《丁文嗜墓志銘》尚為入金以前的早期作品。《金史·文藝傳》稱其“善屬文，最長于詔冊。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之”。這篇碑文雖已佚失，不過清人孫承澤的《春明夢餘錄》載有《題平遼碑》一詩：“十丈豐碑勢倚空，風雲猶憶下遼東。百年功業秦皇帝，一代文章太史公。石斷雲鱗秋雨後，苔封鰲背夕陽中。行人立馬空惆悵，禾黍離離滿故宮。”于此尚可想見碑文恢宏的氣勢。由于韓昉是金熙宗的啟蒙老師，金初曾經親掌詞命。據南宋出使金朝羈留十五年的詩人洪皓所撰《松漠紀聞》記載，熙宗《誅宋兗諸王詔》即出韓昉之手。詔書作于天眷二年（公元 1139 年）女真貴族守舊勢力“皇伯”宗盤、“皇叔”宗隼謀反被誅之時，其中歷數宗盤等人“坐圖問鼎，行將弄兵”的罪狀，義正詞嚴，文理兼備。虞仲文（公元 1069—1123 年），字質夫，武州寧遠（今山西神池西）人。曾仕為遼相。入金授樞密使、平章政事。史稱其“七歲知作詩，十歲能屬文”（《金史》卷七十五本傳），時人以神童目之。元好問《中州集》和《續夷堅志》都錄有他的《雪花》詩：“瓊英與玉蕊，片片落前池。問着花來處，東君也不知。”據說是他四歲時脫口而出的小詩，自然天成，想像奇特。四歲之說（《金史》本傳稱七歲）也許誇大，但以一個兒童而吟出這樣的作品，不能不認為具有過人的天賦。張通古（公元 1088—1156 年），字樂之，易州易縣（今河北易縣）人。史傳稱其讀書過目不忘。遼天慶二年（公元 1112 年）進士，補樞密令史；入金仕為平章政事，拜司徒，封沈王。宋人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他于天眷元年（南宋紹興八年，公元 1138 年）使宋事，稱他“性聰慧，秦丞相（檜）以胡邦衡（銓）封事示之，一覽即能誦”（乙集卷二十）。又云“通古稍能詩，其還也，歸正燕人周襟與通古舊知，奏乞送至境上，通古至安豐軍（今安徽淮南市），贈詩為別曰：‘良人輕一別，奄忽幾經秋。明月望不見，白雲徒自愁。

征鴻悲北渡，江水奈東流。會語知何日，如今已白頭。’”<sup>①</sup>《遼文存》收入其《靈壁寺》詩：

萬壑千岩裡，林開一徑深。數年勞想望，此日快登臨。勝境情難盡，危塗力不任。樓臺相映抱，松柏自蕭森。花散諸天雨，燈傳古佛心。鶴泉寒漱玉，園地舊鋪金。石磴崎嶇上，桃源窈窕尋。淵明能止酒，叔夜况携琴。所恨無長暇，徒勤惜寸陰。清宵誰我伴，乘興但孤斟。

詩體用五言排律而能流轉自如，清拔可誦，反映了由遼入金的文士所達到的文學水平。

由宋入金的著名文學家則有宇文虛中、蔡松年、高士談、吳激、張斛等人。他們大多來自人文薈萃的中原地區，以自己的創作為金初文學競添新聲，使原來比較寂寞的文苑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從而推動了金初文學的發展。與由遼入金的作家相比，他們投身金朝往往有着更加複雜的條件或更為難言的苦衷，從當時的道德標準來看，則處於進退失據的境地，因而便以“南朝詞客北朝臣”（劉著《月夜泛舟》）的身份，不時抒寫和表現家國之思、身世之感。

<sup>①</sup>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一記此事時，“周襟”作“周金”，“會語知何日”作“會話知何日”，且以詩為周金所作。又據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三，紹興十五年三月，“金人來索北客之在南者，檜因遣敷文閣待制周襟、馬觀國、史願北還。”《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一四亦稱其時南宋將“敷文閣待制周金及馬觀國、史願送還金國”。又，《四朝聞見錄》等書說法有所不同。

宇文虛中（公元1080—1146年）<sup>①</sup>是當時文壇的盟主，曾經以“袖裡虹霓冲霽色，筆端風雨駕雲濤”（《生日和甫同諸公載酒袖詩為禮，感佩之餘，以詩為謝》）的氣概影響了從金初開始的一代文風。他字叔通，別號龍溪居士，成都廣都人<sup>②</sup>。初仕宋，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建炎二年（金天會六年，公元1128年）充大金通向使使金，祈請徽宗、欽宗南歸。天會七年金人并遣宋使還，宇文虛中自稱“奉使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于是留在金國，後仕為翰林學士承旨，與韓昉俱掌詞命。由于他恃才輕肆，對女真人往往以“曠鹵”視之，引起了女真貴族的不平。所謂“不隨風月媚，肯受雪霜侵”（《歲寒堂》）的詩句，就是宇文虛中桀驁不馴性格的寫照。皇統六年（公元1146年），他以所據位柄舉事復宋，謀泄，為完顏宗弼（兀朮）殺害。宇文虛中的現存作品，大都作于入金以後。由于羈留金朝，長期領受“客館病餘紅日短，家山信斷碧雲長”（《重陽旅中偶記二十年前二詩，因而有作》）的苦況，戀主思親、守節矢志便成了他詩中的一個經常性主題。比如《又和九日》：

老畏年光短，愁隨秋色來。一持旌節出，五見菊花開。強忍玄猿淚，聊浮綠蟻杯。不堪南向望，故國又叢臺。

根據頷聯推測，詩當作于使金的第五年，即金太宗天會十年

①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一五《宇文虛中行狀》載宇文虛中家書，有“離家五年”、“五十三歲”之語；而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八，虛中家書寫于紹興二年（金天會十年，公元1128年）九月。以此上推，知其生于北宋元豐三年（公元1180年）。至于卒年，上列二書皆係于紹興十五年（金皇統五年，公元1145年），誤；本書從《金史》本傳係于皇統六年。

② 《宋史》本傳以宇文虛中為“成都華陽人”，誤。按虛中自稱“成都”人，檢虛中弟子宇文師說《墓志銘》（樓鑰《攻瀆集》卷一〇九）、虛中兄之子宇文師獻《墓表》（張拭《南軒集》卷四十一），俱稱歸葬成都府廣都縣，則虛中亦當為成都廣都人。

(公元1132年)。當時詩人寫給妻子的信也流露了同樣的心情：“自離家五年，幽囚困苦，非人理所堪。今年五十三歲，鬚髮半白，滿目無親，衣食僅續。唯期一節，不負社稷，不欺神明。至如思念君親，豈忘寤寐；俯及兒女，頃刻不忘。度事勢決不得歸，縱使得歸，又須在數年以後。兀然旅館，待死而已。”（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五）正因為心志如此，詩中才抒發了沉痛的思鄉之情，同時對於故國的命運寄以無限關注。又如《和高子文秋興二首》：

沙碧平猶漲，霜紅粉已多。駒年驚過隙，鳧影倦隨波。散步雙扶老，栖身一養和。羞看使者節，甘荷牧人蓑。

搖落山城暮，栖遲客館幽。葵衰前日雨，菊老異鄉秋。自信浮沉數，仍懷顧望愁。蜀江歸棹在，浩蕩逐春鷗。

其一感嘆歲月的飛逝和自己的衰老，有時不我待之嘆；其二表達思鄉的愁緒和南歸的期望，懷不甘陷沒之想。後詩用“蜀江”二句作結，點出故鄉景物，一往情深，寄望無窮。再如《春日》：

北洹春事休嗟晚，三月尚寒花信風。遙憶東吳此時節，滿江鴨綠弄殘紅。

詩人身在北國，心馳江南，深切眷戀着太湖流域美麗的春光。宇文虛中使金前夕，在杭州提舉洞霄宮之時，當曾飽覽江南的迷人景色，因而有“遙憶東吳”之語。高宗播遷江南，宇文虛中奉使應詔之時，高宗以揚州為行在，後來終於偏安杭州，可見，“遙憶東吳”之句又寓思君之意于懷舊之情中，仔細玩味，便能得其言外之旨。除詩作以外，宇文虛中尚存少量詞、文。像詞作《迎春樂》：

寶幡綵勝堆金縷，雙燕釵頭舞。人間要識春來處，天際雁，江邊樹。故國鶯花又誰主，念憔悴、幾年羈旅。把酒祝東風，吹取人歸去。

儘管宇文虛中在金代不以詞作名世，但是此詞托物詠懷，氣韻天成，故國之思惻然動人，在金詞中堪稱上乘之作。

高士談（公元？—1146年），字子文，一字季默，其父為宋韓武昭王高瓊曾孫、宣仁太后堂侄。他在北宋宣和末任忻州（今山西忻州市）戶曹參軍，入金仕為絳州倅，召除待制，遷翰林直學士，後受宇文虛中的牽連遇害。由於他以宋臣的身份仕金，內心頗為矛盾和苦悶，所以作品中時常可以見到對趙宋王朝的纏綿之情，《題禹廟》詩“可憐風雨胼胝苦，後世山河屬外人”和《棣棠》詩“流落孤臣那忍看，十分深似御袍黃”之句均可為證。而《秋晚書懷》“天闊愁歸鳥，江流憫斷槎”云云，則更多地寄託着個人的孤獨失落之感。下面這首《不眠》寫得尤為沉痛：

不眠披短褐，曳杖出門行。月近中秋白，風從半夜清。亂離驚昨夢，飄泊念平生。淚眼依南斗，難忘去國情。

詩中表現思念故國的苦況，月白風清，中夜不寐，去國懷鄉，心潮難平。又如《晚登遼海亭》：

登臨酒面灑清風，竟日憑欄興未窮。殘雪樓臺山向背，夕陽城郭水西東。客情到處身如寄，別恨他時夢可通。自嘆不如華表鶴，故鄉常在白雲中。

高士談乃蒙城（今安徽蒙城）人<sup>①</sup>。由于蒙城地處淮水以北，因而此詩當寫于金熙宗皇統元年（公元 1141）宋、金議定東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關為界以前。詩的後半由憑欄眺遠轉而抒發離愁別恨，感嘆自己不如死後尚能化鶴飛還故鄉的漢朝遼東人丁令威，字裡行間，悲慨淋漓。詩風蒼勁曠放，頓挫有致。

蔡松年（公元 1107—1159 年），字伯堅，本為餘杭人，長于汴京，入金後家居真定（今河北正定），以真定有蕭閑堂，自號蕭閑老人。他在北宋末從父蔡靖駐守燕山，宋軍敗績，隨乃父降金，除真定府判官，累仕吏部尚書，參知政事，進右丞相，封衛國公，卒後加封吳國公，謚文簡。完顏宗弼（兀朮）率軍與岳飛等人交戰時，蔡松年曾為宗弼兼總軍中六部事。金主完顏亮為了投鞭南渡，混一天下，對於家世仕宋的蔡松年亟擢顯位，以吸引南人，正隆四年蔡松年謝世時，完顏亮曾親自到他府第中祭奠。《金史·文藝傳》傳贊稱他在文學之士中是“爵位之最重者”。雖然身居高位，其作品對於出處却流露了頗為複雜的情緒，並一再吟詠着山光水影和長林豐草。如“誰識昂藏野鶴，肯受華軒羈縛，清唳白蘋洲。會趁梅橫月，同典錦官裘”（《水調歌頭》），“吾老矣，不堪冰雪，換此蕭閑。傳語明年曉月，梅梢莫轉銀盤。後期好在，黃柑紫蟹，勸我休官”（《雨中花》），“我有一峰明秀，尚戀三升春酒，辜負綠蓑衣”（《水調歌頭·送陳咏之歸鎮陽》），“老境駸駸，歸夢繞、白雲茅屋”（《滿江紅》）等等，不勝枚舉。蔡松年頗擅詞名，就大較而言，風格疏宕平博，接近蘇軾。其“追和赤壁詞”的《念奴嬌》最為時人所稱：

① 有關高士談的郡望，史傳和《中州集》小傳均失載，唯金代文學家魏道明為蔡松年詞《漢宮春·次高子文韻》所作題注（《明秀集注》卷二）稱高士談“號蒙城居士”，以此知其為蒙城人。



離騷痛飲，笑人生、佳處能消何物。江左諸人成底事，空想岩岩玉壁。五畝蒼煙，一丘寒碧，歲晚憂風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傑。我夢卜築蕭閑，覺來岩桂，十里幽香發。塊壘胸中冰與炭，一酌春風都滅。勝日神交，悠然得意，遺恨無毫勳髮。古今同致，永和徒記歲月。

其中“江左諸人”一作“夷甫當年”。詞中以雖然號稱“岩岩清峙，壁立千仞”（《世說新語·賞譽下》）、“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晉書·王衍傳》），但却始終不能遠引高蹈、卒遭殺身之禍的晉人王衍（夷甫）自警，同時又對隱居會稽東山達二十年之久的謝安表示讚許，從而抒寫了自己的“卜築蕭閑”、“遠引辭世”的志趣，元好問譽之為“公樂府中最得意者，讀之則其平生自處為可見矣”（《中州集》卷一）。除了詞作本身以外，蔡詞的某些小序，雖然屬於詞的附加部分，也多能斐然成章，自為佳作。如《水龍吟》詞序云：

乙丑八月，得告上都，行李滯留，寄食于江壩村舍。晚雨新晴，江月炯然，秋濤有聲，如萬松哀鳴澗壑。時去中秋不數日，方違違于道路，宦游飄泊，節物如馳。此生餘幾春秋，而所謂樂以酬身者乃如此，謀生之拙，可不哀邪！幸終焉之有圖，坐歸歟之不早。慨然興感，無以為懷，因作長短句詩，極道蕭閑退居之樂……

序文寫于熙宗皇統五年（公元1145年），其時作者從金初都城上京（今黑龍江阿城南白城）告假，滯留松花江畔。由于詩人有感于“身似驚鳥，半生飄蕩，一枝難穩”的處境，因而篇中涉及的澄江、霽月無不寄託着高情遠韻，辭約意豐，情景交融。

吳激（公元1093以前—1142年），與蔡松年齊名，字彥高，號